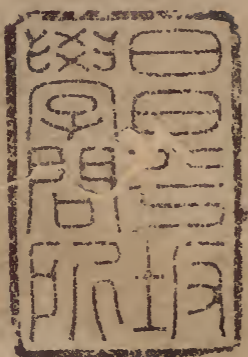


書經疑問



周書 武成

漢書門			
六	九	一	七
冊	架	函	號

庫文閣內	
函	漢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187
冊數	6 (4)
函號	273 172



淺草文庫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著

此當參泰誓牧誓者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干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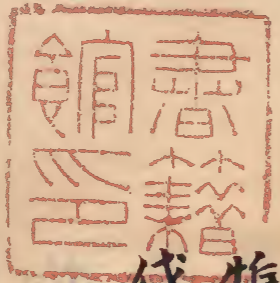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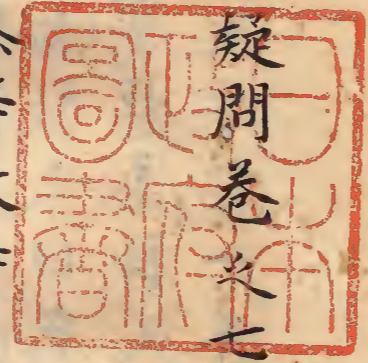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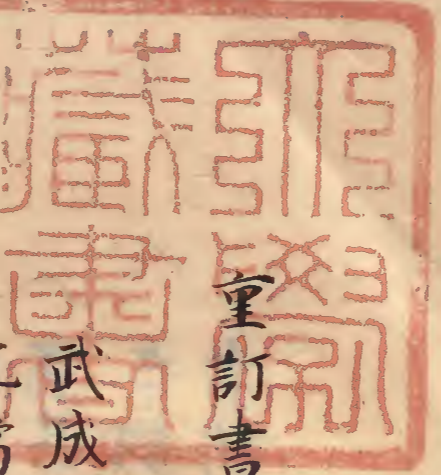
伐商

奉事貴早朝故皆言朝

步是步輦曰王朝步自周干征伐高便見堂堂正

正為聖人大公至正之舉

曰征有正天下之義曰伐則明其罪而伐之也詳



重訂書經

在下

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
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
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
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惟爾
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武王不得已而興師全在此一節見得

盡其罪而數之曰底不底其罪則無以明已之伐
也紂之罪惡本神人所共知神人所共憤必若云
者祈神之我祐一舉成功出斯民於水火之中也

重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句

告皇天后土而出過名山大川而祭告祭不同時
而祀辭則一也

曲禮諸侯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
孫某侯某今外事也故自稱曾孫耳有道本父祖
而言聖人必不自居於有道也周王二字係史臣
追增

將有大正于商是本旨正則民安不正則民受其
毒若受暴殄害虞為逋逃主萃淵藪其可以不正
乎哉獲仁人承上帝以遏亂略正舉義師以正其

不正事此華夷罔不率得也然多勛在人而默祐
在神故祝有神克相以濟兆民無作神羞蓋惟恐
一舉而不勝非特與以濟民而反激不仁之暴怒
貽兆民之深禍也

暴殄天物所該甚廣害虐烝民則尤其甚者為天
下連逃至萃淵藪流毒無窮則又尤其甚者
多罪連逃不容于世而紂主匿之若淵藪然何也
此輩竊攘必先有所獻也相為敵讐又因有所利
也膈上隴勢善為伺察巧為規取必又有所附益
于讐欽之外也鹿臺鉅橋皆藉于此能無崇長信

使俾為大夫卿士乎哉此其流毒有不可勝言者
故牧誓武成教紂之惡皆以此為結局

濟兆民全賴仁人之勛故泰誓云不知仁人此云
既獲仁人

略字細看紂為不道而又崇信逋逃日講求所以
謀利之方日布置所以盡利之術不知其略將至
于何所茲奉義師克正之俾其亂略不得復行也
故特下一遏字

既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于高郊俟天休命甲子昧
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

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標杆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高
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高容罔敵鹿臺之
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俟天休命向作雨止畢陳解似小樣蔡傳訂作勝
高之命亦較多一勝字照下天休震動句當是俟
天命之自至耳敢問高明
紂之殘虐不特見于平時即行師時驅迫平民居
其前黨惡居其後此豈有有人心者哉我武弗迓克
奔既罔納降之路而前徒不忿乃為倒戈之攻是
其所欲自全者乃其所為自滅也天道哉天道哉

一戎衣天下大定言師不勞於再舉也結上局乃
反高政以下則其所為安輯之事也

反高政是反紂之政與除秦苛法同政由舊是
湯之政與纘禹舊服同

紂惡之甚在崇信奸同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
正士前依倒戈已將奸同殺盡故武王一下車即
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式高容之罔以舒正人
之氣

鹿臺鉅橋紂藏富以為萬年之積周大賚以得萬
姓之心仁者敬財以得民不仁者亡身以殖貨可

為明鑒

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
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武非聖人之得已也自商至豐卽偃武為修文計
將馬牛歸放示弗復用茲可窺聖人之心哉
樂記云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
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
弗復用正道此事
既生魄庶邦豕君暨百工受命于周
先時不期而會孟津此時相約以朝天子周受天

命庶邦受周之命此為正始之禮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月庚
戌柴望大告武成

祀廟所以告成功也庶邦來受命者尚在故各駿
奔走執豆籩以助祭焉記大傳云牧之野武王之
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
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駿奔走追王太王亶父王
季歷文王昌正道此事
柴望大告武成應前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
川一節

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
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
成厥勲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
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恭天戒命肆
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
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

后稷立我烝民功在萬世公劉克篤前烈可謂益
加培厚矣大王王季再世修德文王武克成之誕
膺天命以撫方夏大小之邦罔不畏懷周德亦人
人之深哉維時衆苦暴虐望救甚殷則義舉有不

容已者故武王承文考之志為吊伐之師
克篤前烈篤后稷之烈克成厥勲成太王王季之
勲其承厥志承文王之志文王志不在商志在安
天下之民承斯志也以往是謂善繼善述

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順天應人則雖
有所革亦恭天之成命耳重看肆予東征綏厥士
女句征在綏民正承文考安民之志也惟其士女
篚厥玄黃昭我周王之德則一時民心之樂與真
有震動以來歸者此何為者哉天之休命歸于我
周若有以震動之故咸用附我大邑周耳天與民

何私于我周哉周亦何求于天與人哉肆虐者亡
積德者王一理之自然耳此二節正言武成事
俟天休命俟休命之自至也恭天成命恭成命而
不違也天休震動句正應俟天休命句盤庚云震
動萬民以遷則此所來歸當亦必有震動之勢矣
人歸之震動處正天休之滋至處武王俟天休命
俟此而已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
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此武成以後事所謂偃武以修文者聖王不得已

用武略以戡一時之禍亂卽思昭文治以閱萬世
之太平

列爵二句是封建之法建官二句是任人之法重
民二句重在教而必先斯三者蓋惟食喪祭之具
舉乃足以明教化也惇信二句所該甚廣時說但
將出令貽惇信將行事貽明義將官賞貽崇德報
功恐不盡凡王者所以孚協內外何者而非信所
以區畫上下何者而非義樂記云武王克殷反高
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蓊封帝堯之後於祝
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之後於祀投殷

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
而復其位何者而非崇德報功必若此體者
見王者之政至公而無私至大而無外無思而
無不服故垂拱而天下治也敬問高明
湯武之放伐視堯舜之禪受似大不同然一舉成
功卽修文治以新一時之風教以開萬世之太平
却亦可觀曰垂拱而天下治與黃帝堯舜垂衣裳
而天下治氣象亦略相似矣時降而世衰聖人亦
奈之何
洪範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聖賢所重者道也道在則宜訪有訪則宜答與草
命一事無干此武王箕子之所為達也重着一訪
字蘇氏註極佳

不臣而加訪故不年而仍祀耳惟十有三祀句不
甚重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濇下民相協厥居我不
知其彞倫攸叙

此居字卽說命惟厥攸居居字作止字解人各有
所止而人各止其所實惟天默啟其衷潛掖其行

自然協一而不乖耳註輔相保合兩字說似未妥
敬問高明

父子兄弟天合也君臣夫婦朋友人合也其合處
便是協居處然其間一段不可解之情不容已之
意實天有以默相之故曰相協攸居耳不然一膜
之外卽胡越也胡然而天合人合若是其無乖離
相協 是天之陰陽處然天能相協於有生
之初而不能保其不失也有相之責全在於君君
欲使民常協厥居要在叙其彝倫耳何者居卽居

此彝倫也敘得此彝倫定以篤父子則民知親以
正君臣則民知義以睦兄弟則民知序以和夫婦
則民知別以聯朋友則民知信斯可允協厥居而
勗天陰陽之所不逮耳此與湯誥惟皇上帝一節
意同重看我不知句我不知者必求其知而後已
也此是武王之自任處最重是一攸字

彝倫卽常理之謂也時分作二字解非是
惟皇上帝降衷下民厥有恒性是惟天陰陽下民
相協厥居教以人倫是我不知其彝倫攸敘
相協是天道攸敘是君道叙與居相應敘得方可

居得

一說惟天陰騭下民便將協居責付于君君將輔相其民協合其居止全在彝倫之攸叙故武王問所以叙彝倫者以副相協之責通主君道說却大有理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陲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斃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

洪範九疇所以叙彝倫者是治天下之大法也九疇一五行鯀陲洪水汨陳其五行違天之意故不

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斃禹嗣興天乃錫之彝倫攸叙天道亦不輕授人哉重看一錫字

鯀方命圯族便是彝倫攸斃處禹祗台德先文命敷于四海便是彝倫攸叙處二攸字正應前一攸字

九疇是神禹所定之名當時洛龜呈瑞但背上有自一至九之數耳猶龍馬負圖但有自一至十旋毛圖子伏羲因之以畫卦也

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又用三德

行書全疑可卷之二

十

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初一次二次三及次九是次序宜略讀曰五行曰敬用五事云云則神禹所定之疇載治天下之大法者也

天地間一氣耳氣流行不窮生出有序自微而著如下文所云則有五種名色總之則常行于兩間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故曰五行此處未可說出水火木金土下攸此

曰敬用曰農用曰協用曰建用曰又用曰明用曰

念用曰嚮用曰威用通在君身上說總之則一敬足以該之

在天有五行在人有五事曰五事便見事事皆當恭敬奉持不可怠忽為之故下敬用二字

八政皆所以惠民也四民之中惟農為重故下箇農字註所以厚生也正釋惠民之意耳講解者將農字即作厚字看恐不其然教向高明

舜典曰協時月正日五紀不可以不協也故下箇協字

皇極不作大中解觀惟皇作極皇則受之時人斯

其惟皇之極自見得皇極在王者自建故下箇建
字
稽疑在明庶徵在念福所嚮也極所威也故下明
字念字嚮字威字
順而言之則五行為始故五行不言用者乃衆用
之所自出錯而言之則皇極為統故皇極不言數
者乃衆數之所由該
九疇神禹所敘便有五行五事至五福六極之說
相傳以至干箕子猶八卦伏羲所畫便有乾坤屯
蒙以至未濟人卦相傳以至干文王
六十

四卦之解文主周公發之曰周易五行五事等疇
箕子衍之以告武王曰洪範九疇
九疇因洛書以次序曷以洪範稱蓋天地間一氣
之流行耳從微以至著則有五行之分此人與物
所同具者而惟人得五行之秀氣故五事之用在
主之一敬焉出身加民則農為重故農用八政政
在養民則時為要故協用五紀然非居中以立極
五行五事之謂何八政五紀之謂何故建用皇極
焉極建而天下之治本立矣由是而隨時以出治
則又用三德焉決疑以定業則明用稽疑焉用休

三丁書至是問卷之六

欲以自省則庶徵不可不念也用善惡以勸懲則
五福不可以不嚮六極不可以不威也治天下大
端大法尚有外于此哉故曰洪範九疇
有五行然後有五事有八政五紀要以立極于天
下耳此以前四疇曰皇極之所以建用三德又用
稽疑又用庶徵福極總以錫極于天下耳此以後
四疇為皇極之所以行凡數皆從中起凡治皆從
中出五為數之中治之本故次五曰建用皇極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
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

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以下是箕子所衍之疇然亦不過發明神禹之旨
而已何者敬用農用協用等字而已含有無窮之
意在雖終日言之總不能出此數字也
五行之生也以微著為漸故其先後亦以微著為

次
按易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
九地十註云天一生水而六化成之地二生火而
七變成之三變生木而八化成之四化生金而九
變成之五變生土而十化成之蓋一二三四五生

數也而必有所以成之者六卽一之一也七卽二
之二也八卽三之三也九卽四之四也十卽五之
五也故曰成數耳洛書雖止九數而無十然十卽
具于五之中此水火木金土之生成微微著之漸
與易書無異也此所謂以質而語其生之序者也
潤下炎上曲直從革通是性稼穡雖不可言性然
非土性能生百穀安能稼穡哉卽以性言亦無不
可者但曰字出于自然爰字似用人力耳
潤與炎對下與上對曲直從革稼穡各自為對註
俱用而又字俱未妥

曲直如何作得酸就所生曲直之物細嚼之覺有
酸味耳

五作字皆自然而然非人力所致者
記曰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
色而生者也茲獨舉味者舉所最切者以例其餘
耳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
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文明
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貌言視聰思是人之所以必有者故曰事然一二三

四五為序何也赤子初生時先露面始能哭乃聞
眼能聽聲以漸而後能思則次芽見矣

曰貌自然宜恭曰言自然宜從曰視聽思自然宜
明聰睿此皆理之合該的故俱下箇曰字恭則自

能作肅從則自能作又明聰睿自能作哲謀聖此
亦理之自致的故但下箇作字五作字與上文作

字同俱作能字解
致敬曰恭順理曰從旁燭曰明洞察曰聰通微曰

睿嚴肅由恭出又治由從出睿哲從明出謀猷從
聰出聖無不通從睿出總之皆人之事也到肅又

哲謀聖處然後盡得恭從明聰睿五者之能事然
後完得貌言視聽思五者之本來不然而有一之

未至即有一之未善也而可稱五行之秀氣年而
可贊五氣之流行乎此惟皇之建極者必從敬用

五事始也
貌言視聽皆宰于思恭從明聰皆歸于睿肅又哲

謀總屬于聖猶水火木金之皆麗于土也
恭從明聰睿肅又哲謀聖何者而不聽命于心何

者而可不主之一敬乎故曰敬用五事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

三

一

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月用飲食人生身一義故八政以食為首有食矣
貿遷有無不可少也故貨次之有食有貨矣報本
及始不容緩也故祀又次之然度地居民可無司
空平修禮同俗可無司徒平明罰勅法可無司寇
平柔遠所以安途故以賓次焉耀武所以修文故
以師終焉總之則皆所以厚民也民以農為重故
曰農用八政
八政于民以緩急為次食貨祀賓師皆直指其事
三卿獨舉其官蓋三官所主事多若以一字為

名則所掌不盡故舉官名以見義耳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

本五行以修五事便可以出政然政必以時為紀
曆象日月星辰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實治之急務
也

曆數二字相聯讀曆數雖紀歲月日星之度然天
行有此自然之數載之于曆故與歲月日星並列
而為五
歲以分至啟閉紀月以晦弦朔望紀日以升沉永
短紀星辰以經度次舍紀曆數以推測台步紀是

為五紀然總之治曆明時而已矣曆數一紀實足
該歲月日星之四紀也

自食貨以至賓師有能外此五紀以作事者年記
曰日月星以為紀月以為量虞書曰協時月正日昏
謂與政最相靡也

歲月日星辰曆數原來本相協一有不協焉者人
事之不修王政之未舉也協用五紀者修五事舉
八政必求其相協而無悖耳

吾皇極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
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允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

有比德惟皇作極允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
之不丕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假
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瑛獨而
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允厥正
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其有好干而家時人斯其辜干
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無偏無陂遵王
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
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
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則
于帝其訓允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迓天子

之先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此一疇時說將首二節解作建極化民中三節解作造就後三節解作敷言又細分之將淫朋比德分屬臣民將有猷有為節說造就其民將有能有為節說造就其臣將無虐節分臣民承上而起下蓋謂經文有民字人字之別耳若然則有猷有為節下有時人人字其將屬諸民乎抑將屬諸臣乎首節再提厥民末節復提厥民其獨屬諸民乎抑兼屬諸臣乎此拘儒之見也皇極之敷錫盡臣民而通錫之故舉口即稱凡厥庶民中間或稱人

者蓋就庶民中舉其人以立論耳若造就敷言兩平說較尤未妥愚細繹首節專望君立極以敷錫次節則申明極之不可不立也有猷三節則申說錫福之宜與否也然錫貴敷錫豈家至而人益之哉惟發明此極之宜遵使人自不知所會歸是為敷錫而無所不徧耳學者但細觀中節錫福字面後節敷言字面則用敷錫厥庶民意義自了了矣不是一之求而縉分之曰此造就其民也此造就其臣也此無虐庶民之至微無畏有位之尊顯也此為敷言而使人之吟咏也則皆愚之所未解也其詳

具 干下敬正大方

五皇極節

極即比極屋極之極取至極之義然便有標準之

義 立干已之謂然民之取準不外是矣

至 與人所共有也故曰有極又曰汝極

五 所嚮用者德與福相因故紿說有極

便說五 建極便說歛福耳建如插禾一般

歛如獲禾 插便須有獲也惟極人所共有

故便人會歸 各自歛其福然非君之建極

民將無所取則也故箇錫字錫者上與下之辭

又上加箇敷字言敷布而盡錫之也用是君之作

用然一建極焉而已矣有為而實無為也

干汝極干字是有力字眼即下之會極歸極也註

云亦皆干君之極但作過文說非是

保者保其有也民各保其有極則始之所敷錫者

民將以此答錫其君矣故曰錫汝保極下與上亦

曰錫者重其事故上下不嫌同辭也此與克典之

師錫禹貢之錫玄圭意同究竟皇建有極只在本

五行修五事舉入政協五紀而已矣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節

統人羣而槩言之曰庶民就庶民而指言之曰人
淫朋比德照下偏彼好惡偏黨反側看互相昵狎
曰淫朋通庶民而槩言之也自為奸私曰比德就
庶民而指言之也故特下一人字非指此為在位
之人也下文攸好德正照此比德說人人攸好德
是人無有比德人人無比德便厥庶民無有淫朋
矣
作有與起意若下文所云是也然在君則建極而
已矣

凡厥庶民有猷節

朱子曰言人君建此表儀又須知天下有許多名
色人須逐一做道理區處之始得王方釐將有猷
有為有守作一項不協于極不罹于咎作一項而
康而色曰予攸好德作一項分得極是
時說將有猷有為有守作一項人將不協于極不
罹于咎作一項人而康而色二句總承亦是然不
協不罹一項人豈能卽一變而至道乎還作三項
看是敢向高明
有謀慮施設又有操守照下不協于極不罹人亦
協于極矣念之者不忘謂也不協于極不罹于

谷是中材受之者不拒之謂也而康而色曰予攸
好德非養深而好篤不能至此故直曰汝則錫之
福人君干此三項人區處停當若此人人自懷感
奮惟皇極之是趨故曰時人則其惟皇之極此斯
字卽斯立斯行之斯此句正照惟皇作極看
而康而色本攸好德發出來
前後皆曰汝則中曰皇則者何而康而色是身一
項人有缺有為有守身身二項人皆人君所樂與
者故直下汝則字不協不耀一項人最鶻突人情
便覺有不樂與之意非大心以容衆者不能受也

故變用皇則字

按攸好德是五福之一斯人攸好德福則隨之矣
故曰汝則錫之福

五福中富壽康寧考終命皆有命數在惟攸好德
是入所可自必者故此干建極中卽再三及之見
非此不足以致福也

錫之福者非徒其外錫之也就其攸好德成就之
使為會極歸極之民自享富壽康寧考終命之福
耳觀欽時五福句自見得時說謂錫之以爵祿之
福是未知錫福之大義者也

無虐斃獨節

斃獨指不能自立者言高明卽下有能有為者是也此宜就資稟力量說詞雖並舉意較重高明一邊觀下文可見此高明卽下文沉潛高明之高明也下夫高明不作有位看敷錫原是公共事資力單弱的必要幹旋他使能自立資力過當的又要約束他使知謹守總之則皆使會歸于有極也不能使之立便是虐不能使之忌便是畏

聖人治天下只不悔鰥寡無虐斃獨而已

人之有能有為節

上俱統籠言故曰民此專就高明一等人說故曰人然非論有位無位也

今稱高明者必曰此有能有為足為邦國重矣非也協極以行不以能必也訓之道義若下文所云使之自進其行庶於國為有賴耳凡厥正人以下正申明羞行意羞行不專在富然此亦其資也好干而家好字卽做好德好字所謂修于家也脩于家然後可以用于世弗能使好干而家便為此德

為淫朋將日陷于罪戾矣故曰時人斯其辜于其
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用沙谷也而可乎哉好
德緊承好干而象說故用干其二字此節重使羞
其行向弗能使正反照上一使字
做好德決能好干而象不好干而象便是無好德
觀干其二字緊接上文自見得
曷為羞行遵王之道路是訓是行是也羞行乃為
偽極乃為做好德乃可以錫之福不然有能有為
抑末也不為淫朋比德者幾希矣
富是羞行之一資故特舉之若要做好人有用干

世全在脩干其象而使之羞行則君之責也故連
下二使字
或曰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分明是
有位之人况凡厥正人其義甚著子何見而謂非
有位者曰自卿士以至干庶人孰非常有用干國
者乎孰非常自處干正者乎故下云好干而象言
皆當脩干家用干天子之延也如但以有能有為
即稱有位者則上文有猷有為又加簡有守乃反
止稱庶民即此不通之論也細詳大旨蓋教人君
干有能有為的必羞其行使進之有守以要其極

耳改有猷有為節說予攸好德的人則當錫之福
有能有為節說干無好德的人則不當錫之福此
其義昭然明著一攬而可鏡者非予小子之妄為
喋喋也敢向高明

無偏無波節

偏波好惡雖似心偏黨反側雖似事然未有心私
而能公干外者亦未有事私而能公干內者總之
則所謂比德也以是交相誘引則為淫朋矣王者
使羞其行皆攸好德用弘敷錫之治則一以王道
示之而已故再三致戒令必遵王之義王之道王

之路令必由王道之蕩平正直會歸其有極也細
讀教過自見

義字道字路字無大別叶韻而已總之一王道也
王道本蕩平正直必重言而歷舉之者深明其必
當遵也後六句較深前六句一層看蕩蕩平平正
直語自見得戒意全在諸無字上勉意全在三遵
字上

公平正大合內外之道是心之本體也所謂極也
偏波好惡之私作干內偏黨反側之私形干外而
心之本體失矣要會而歸之須先克去內外之私

故將此數字反覆以致其戒偏陂是心無定主作好作惡則用意為之者也總只是箇私字偏是偏于一黨是黨于人及側便有傾險意亦總只是箇私字

曰偏陂好惡曰偏黨及側皆從一偏字起偏之為害大矣哉要不偏須教見得真守得定蕩平正直是心之本體王道從中心出故直指其本體言之義即蕩平正直而無不宜之者也路即蕩平正直而無不思之者也總之皆道也皆極也故繼承之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說遵王之義遵王之道遵王之路說王道蕩蕩王道平平王道正直便見此至極之理人所共由人所固有而非假于外也如何可不會歸得會者合一歸者要其止隨其所遵統在蕩平正直上是謂會其有極隨其所會統到蕩平正直之盡頭處是謂歸其存極此二語繼承上文意實相串註所謂合而來來而歸是也後却分遵義遵道遵路曰會其極分蕩蕩平平正直曰歸其極愚不知其解敬妄訂以質高明

天下亦廣且大矣民生其間亦衆且不齊矣茲欲

將此極此福一一敷錫之如何可徧及得惟是著
此敷言反覆發明王道之妙且丁寧戒勉其間使
見且聞者自相傳布家喻而戶曉則不期其敷而
自無不敷耳故緊承曰皇極之敷言云云讀者要
曉得此一節是敷錫之至意

曰皇極之敷言節

敷言者敷錫之言也用敷錫厥庶民全賴此言之
敷布故照前下一敷字耳作敷衍解者誤矣是彞
是訓亦不平干其訓干字其字俱喫緊箕子意
若曰上所云皇極之敷言也非他也是民彞日用

之常也是王者所以訓示其民使會歸于有極者
也而豈王者自為之訓哉惟皇上帝降衷下民若
有恆性而不能諄諄以命之也茲之敷言正于帝
之所欲示人者代之以立其訓耳王者之訓即天
之訓而人其可以不遵乎哉故下緊接凡厥庶民
是訓是行句時說分彞訓為二又誤矣敷訂正以
質高明

天錫洪範九疇彞倫攸叙然九疇以皇極為正
所以叙是彞倫者故點是彞是訓句是皆文章之
血脉處

干帝其訓干字與前干涉極干字一般喫緊在上者干帝其訓而非自為訓在下者干涉極而非自為極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節

此緊承言字訓字來故曰極之敷言是訓是行行即行此爻耳王者奉秉彛以立訓庶民奉秉彛以為行究之則與皇極敷言為一也故能近天子之先何者敷言者敷錫此極此福與民同也天子欲與民為一而非二也極之敷言是訓是行則民無不會歸此極矣會歸此極便是干涉極干涉極則

民與天子亦合一而無二矣天子何遠干民哉民亦何遠干天子哉故曰近天子之光光云者天子以此極錫民其光輝自不可遏耳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則實感天子之敷錫是已之父母矣民視君為父母而有不能保其極者年保極即所以錫君也所謂錫汝保極者蓋如此是訓是行者遵是訓而實行之也以是為行則存諸中者必無偏彼好惡之私發干事者必無偏黨反側之咎所以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者全在干此宜看此一行字

上久使羞其行亦在是訓行耳

不是訓是行便遠天子之光能是訓是行便近天子之光近作親近之道看觀作民父母何自見得天子為天下王奉世皆然而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則非建極敷錫之君不能也故其辭云云觀泰誓元后作民父母句自見得時說將作民父母為一段以為天下王為一段似非本旨敬正高明

五皇極一疇說

九疇中旁五是皇極極是天命於人的至理君與民所共育者惟皇本五行脩五事實能建此極干其上則德福相因凡五福為世所難得者都歛而歸之於已矣然王者豈徒然歛福而已哉凡厥庶民皆有此極也皆可協極以歛此福也用是敷錫此極干其民惟時厥庶民皆欲自立皆干汝之極有相協而不教違者是實能保此極也保汝此極即便足錫汝保極矣何者凡厥庶民一向干其極則其相與也為淫朋其自處也為此德不可以語保極也茲焉統觀其民皆樂羣干汝極而無有淫朋析觀其人各憲章干汝極而無有此德是何為其然也惟皇建極干其上默示作興之機故厥

民自趨向而不能外耳然則極其可以不建乎哉
福其可以不錫乎哉凡厥庶民有猷有為而又有
守者茲協極而可嘉也汝則念之念之者注意其
人必欲玉成之也有雖不協于極然亦不罹于咎
者此中材可望其進者也姑大其心以受之受之
不拒亦欲甄陶之也若養深而形于外而康而色
篤好而發于中曰予攸好德斯其人者豈直受而
已哉亦豈直念而已哉汝則錫之福而與已同之
則時人皆知感奮斯皆向于惟皇之極矣何者夫
人資稟材力生各不同有榮獨所宜禮極者勿可

虛也有高明所宜裁抑者弗可畏也無虛而畏斯
為錫福之妙乎蓋世稱高明者必曰其人有能有
為也吾以為協極在于立行不在于能為也君干
若人必使自羞其行實為協極的人邦家乃為有
賴耳何者凡厥正人必既富而方穀汝弗能與以
羞行之資使好干而家則時人斯陷于辜矣干其
無攸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也而可乎哉
此善錫福者必因其人也然錫曰敷錫必若何而
後能敷哉亦以王道示之使自知所會歸耳今人
蓋有偏陂好惡生于其心者矣亦有偏黨反側發

干其事者矣必戒其無偏無破遵王之義焉無有
作好遵王之道焉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焉又戒其
無偏無黨由王道之蕩蕩焉無黨無偏由王道之
平平焉無反無側由王道之正直焉若然則隨其
所遵統在蕩平正直上無不會其有極矣隨其所
會悉到蕩平正直之極至處無不歸其有極矣此
非皇極之言用以敷錫于庶民者乎而非他也舉
是民秉之彞立之為大訓耳實即帝天之命代之
以重訓耳故凡厥庶民于是極之敷言也奉之為
訓典而率之以攸行焉行到會極歸極處即是天

子之錫極即近天子之耿光故不覺發之頌聲曰
元后作民父母吾庸斯語矣今何幸躬逢吾天子
平生我育我且教誨以成我真作民父母以為天
下王者也至是而民有不胥保其極者乎錫沙保
極豈虛語乎惟皇之建極蓋必如是而後為至也
彞倫攸叙有由然矣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
平康正直彞
弗友剛克爨友柔克沉潛剛克高明柔克
正直王道也何謂德王道本于天德也剛克柔克
亦曰德者春生秋殺莫非王者之德也三德全在

時又上見故曰又用三德
建用皇極又用三德是一套事蓋未有建而不又
者故上論王道以正直為歸此論治道以正直為
本剛克柔克不過左右其民使歸于正直耳
世無偏陂好惡偏黨反側是謂平康彊弗友爨友
沉潛高明是習俗資稟之一偏處照上策獨高明
等項人看自見得此所賴君之輔相財成者不可
少也故必用剛柔以克之此克字卽五行生克之
克字有相濟而始相成者克之以正用者也有相
反而實相成者克之以反用者也正治反治雖不

同要使此歸于皇極之治而已矣

彊弗友爨友習俗之偏也剛克柔克似用政沉潛
高明氣稟之偏也剛克柔克似用教然改教何可
太分得總之陶鎔變化使歸于正直耳本文原無
政教字面不必增出也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
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
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細玩此二節與三德似不相蒙或謂欲行撫世之
大德當操御世之大權似亦搭得上姑從之

時說謂臣之作福作威王食者大夫必害于家諸
侯必凶于國由是有位的人相習為反側頗僻無
位敏民亦皆漸到僭忒處愚謂未然諸侯大夫僭
天子之威福王食其禍于家國何必言哉細玩二
而字當指天子言蓋天子以四海為家也威福王
食一為臣所僭竊則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有必
然者何也其人用側頗僻以倡其禍則其民之效
尤為僭為忒有不可勝言者此為凶害之必然耳
人用人字緊項作福作威之臣說未二句正申明
其所為凶害處如一直說下則既已害于家凶于

國矣人與民始效而用之耶此于理覺有未順敢
妄論以質高明

側頗僻即前之反側偏陂也人無側頗僻民無僭
忒是為平康之世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
騾曰克曰貞悔凡七卜五白用二衍忒

王者順時以出治何事于疑然國家遇着大可疑
的事如武王牧野之師曰朕夢協朕卜如盤庚之
遷殷曰卜稽其如台如周公之管洛曰來視予卜
休恒吉則卜以決疑亦所不可少者易曰以上筮

者尚其占又曰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非決其何以出治著龜神物紹天之明聖人之所則也建立卜筮之人其可以不擇乎曰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然極其慎重之至雨霖蒙驛克雖分屬五行但此專重在決疑上五行可無用也雨有潤澤意霖有閉爽意蒙有迷昧意驛有絡繹意克有相勝意是五兆也五兆各有所宜在隨時以審稽之耳

一卦以內體為貞外體為悔復卦以本卦為貞之卦
貞即元亨利貞之貞義主於靜悔即吉凶悔吝之悔義主於動然貞字內實含有發動意悔字內實含有成就意動靜未始不相為用也
總舉其凡有七卜用五白用二要之皆所以推衍其差忒也白卜總來求免其凶咎故云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作卜筮但龜一著耳審白則用三人決斷其吉凶之何如也故曰三人占則用二人之言與金滕

乃卜三龜異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干人用靜吉用作凶

易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虞書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則

國家遇大可疑事必先人謀矣謀先定志故謀及乃心謀貴僉同故謀及卿士又謀及庶人然人謀雖已參定而天下事儘有出乎意料之外者雖聖人亦不能自決也紹天之明用物成務莫大乎著龜故必謀及于卜筮焉及者至到之謂也人謀鬼謀有協同而最吉者故先提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一段然有以君為主如盤庚之遷殷者故次及汝則從龜從筮從而卿士與庶民皆逆一段有以卿士為主如周公之東征者故又次卿士從龜從筮從而汝與庶民皆逆一段有

以庶民為主如老子所謂聖人無常心以百姓為
心者故又次庶民從龜從筮從而汝與卿士皆逆
一段若但汝從龜從而筮與卿士庶民皆逆又有
鬼謀共違干人謀者則皆卜筮之所有也故又併
及之
金氏曰人謀能料其事之可否爾若氣數推遷之
妙有出于意料之外者此則非人謀所能逆知惟
蓍龜知之爾
身其康彊身受其福也子孫其逢世享其福也是
為上吉

汝則從但龜從而筮與卿士庶民皆逆可以作事
乎哉作內之吉夫亦一家一身之利也云爾易曰
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正是此白
用靜吉用作凶非謂靜之可用也言但可守靜不
可作用耳易曰咸其腓凶居吉正是此白
即謀先人而後卜筮者謀在人也在列蓍龜干人之
上者白在下筮也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
以其叙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肅
時雨若曰又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

時風若曰咎微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
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
師尹惟日歲月時無易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
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
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
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明以風雨
王者建極以臨民順時以出治又決疑以成務何
事干微然一念一事之失使可干天地之和此非
細故也惟時時省察仰承天休以錫庶民之福是
則惟皇所當深念者耳故曰念用庶微

讀是疇者要知所重在省字從字上省者省已之
愆也從者從民之欲也常省而從民之欲則不期
休徵之至而自無不休矣怨却如何省如何從脩
已之五事合天之五行克舉其八政允協于五紀
是省已從民之實事也總之則皇建其有極用敷
錫厥庶民而已矣
王者之五事本與五行相配合故五事須合於五
行王者之八政本與五紀相出入故八政須協於
五紀合五行協五紀乃為皇極之建乃獲休徵之
應否則未有不乖且戾者而咎微至矣所以王者

須常加省念也

八庶微二節

雨暘燠寒風加箇時字最當來備以叙其時也極備極無若恒雨恒暘等非時也非時所損甚大所關不小所以君人宜加省念時字宜細體時至而至時也時止而止時也而至與止又不可一律存者如冬之寒如夏之燠豈謂非時哉然燠須漸以加而寒須漸以進又如久暘思雨而足又暘久雨望暘而亢又思雨草未春則待風以發散秋又待風以剝落種種不能備述

總之則貴有常時而又貴無定時也有常時又無定時此之謂時記曰大時不齊此時之說也備者無缺少叙者應節候解得極好然又須體來字各以字來得極好而又各各完備此則所謂時也舉庶草而百穀從可知矣極備極無正照來備以叙看以見其非時也觀下文恒雨恒暘等可見

曰休微節

休咎之微箕子亦就五事本五行來說其事之得失其微驗有如此其幾最可畏所以為人君者凡

一舉動皆注皆不可不致慎云爾大意只在備省上非定說某事之失必有某事之應也占測家但泥其辭而不會其意至作陰陽五行志流為災異之學其戾洪範之旨哉

二微喫緊在時字恒字上若語辭不應作順字解肅有收斂意狂則放矣正相反又有播理意僭則忒矣正相反哲明見而應速其反為豫怠謀善收而致詳其反為急躁聖無思無不通其反為蒙昧一德脩則凡德皆脩一氣和則凡氣皆和二微亦道其大意耳不必深求深求則災異之學儒者所

不道也

曰王省惟歲節

以上總說得箇度微此下正說箇念用省者念也雨暘燠寒風一歲中所統有者而散之月與日王與卿士師尹豈分日分月分歲以為省哉亦論其大意耳若曰休咎之微各象其事統任其事者王也統計一歲中雨暘燠寒風其關於燮理者不小王當以此省念焉觀其歲功之成若卿士輔君以燮理則月月省之可也庶尹又分任燮理之責則日日省之可也積日成月積月成歲而歲功成矣

故緊承說歲月日時無易云云此與先王克謹天
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脩輔意同須善體會
按此非徒省而已也易曰君子以恐懼脩省庶徵
未至時常恐無以承其休庶徵已至時常恐無以
免其咎謹脩吾吾事必合于五行謹奉吾八政必
協于五紀期為實實脩省之事也觀下文歲月日
時無易及月之從星等語則昭然見矣人論此疇
者但奉五事五行而不一語及八政五紀可恠哉
敢向明者
王者一月二日萬幾故不能月月省日日省分寄

此責于卿士庶尹耳若論王者之心則無時而不
加省者

歲月日時無易二節

不失其常曰無易四用字通根無易來國重民民
重穀故先從百穀說起又是治理事俊民可以用
世者象通上下而言

此節言歲月日時不失其常度百穀用是以登成
又用是以清明俊民用是以章顯家用是以平康
所謂太平有道之世五福無不備焉者也
賦歛刑罰等皆又之事年穀順成徭賦自然易供

訟獄自然減少故稱明如不順成財賦便覺難處
且盜賊滋起獄訟繁多便昏不明矣
俊民是國家損幹一章一微可以卜治亂不思顯
用而甘隱逸其世可知矣語曰賢才出國將昌易
曰天地閉賢人隱
家家享富壽康寧做好德考終命之福是為平康
否則不得寧謚矣
成功繞歸干上故無易先言歲月廢墜多起干微
故既易先言日月

庶民惟星節

撫庶民惟星一語似類惟歲惟月惟日而實不然
蓋惟歲惟月惟日責其各有所宜省也是奉其職
也此惟星一段是舉其象也箕子意若曰此庶人
林林總總列于下猶眾星繫于天者其情各有所
好矣星有好風者有好雨者日月運行順陰陽而
為進退隨永短以分炎涼則有時而為冬矣有時
而為夏矣而就月之經行處大抵皆從星從星之
好風則應以風從星之好雨則應以雨蓋月未有
違星之好者庶民之情猶星也卿士庶尹奚可違
其所好哉而况干王哉然則王貴惟歲以倡率

可謂言分氣也
卿士庶尹之省夫亦從民之好焉已矣
曰從民之好則本五行脩五事俾雨暘燠寒風之
以時舉八政協五紀俾歲月日時之無易是所謂
皇建其有極用敷錫厥庶民者也此是實實一段
燮理陰陽大道理時說但就日月與星為言愚不
敢謂是也敢妄訂以質高明
立冬冬至月從黑道則行午東北近箕是冬與春
之交也故冬至春多風立夏夏至月從赤道則行午
西南近畢是夏與秋之交也故夏秋多雨
箕好風畢好雨此語雖有來歷其實星非有好但

氣類相感耳月非有從但行度所次耳行度所次
順時常候則陰陽和而風雨應此天道之自然也
此節之意蓋假天道之自然明人事之當然總歸
到從民之好而止耳要識得
日月之行二句似起月之從星句而實不然上反
不曰雨暘燠寒風乎曰冬夏以該春秋則燠寒之
謂也曰風雨以該暘則雨暘風之謂也蓋歲月日
時無易全在風雨節寒暑時風雨節寒暑時則百
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而民之所願
欲者無不大遂矣此箕子假天象以明人事故特

出此四句耳中間妙處說不盡學者須細理會
本從歲月日星論五紀却又將日月星假象以明
五紀之當協此文章之極妙處

八歲徵一疇說

九疇中身八曰歲徵徵者徵于天也有曰雨曰暘
曰燠曰寒曰風吾者而皆統于一時五者無缺少
而來備又應節候而各以其叙則得其時矣惟時
卽歲草亦皆蕃盛而况于民與物乎若五者一極
備一極無卽與來備各叙反而為凶矣是非無所
本也凡天道休咎之徵悉由人事得失之感人事

脩而肅又哲謀聖之悉備則雨暘燠寒風各以其
時反是為狂為僭為豫為急為蒙則恒雨恒暘恒
燠恒寒恒風之應有必然無疑者豈不大可畏哉
是故王者所省在歲一歲中或有此休咎之徵則
脩五事以合五行舉八政以協五紀有不敢一念
忘者而不徒以身任也卿士則望其調燮惟月以
為省焉庶尹則望其交輔惟日以為省焉何者此
休咎之徵所關治道不小也如五者時叙歲月日
時無易其常度則三辰順軌而百穀用成又由此
而用明俊民由此而用章豈用此而平康此皇極

錫福之世乎如五者非時而日月歲時之既易則百穀用不成而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而家用不寧世將安賴哉此王者所宜深省也省之如何庶民之麗于土猶星之麗于天其衆似蠱也而其所欲得于上者猶星有好風好雨焉此其情不可違也仰觀日月之運行進極而退則有冬矣退極而進則有夏矣而進退所行之度大抵月常隨時以從星焉有好風者則應以風有好雨者則應以雨此風雨節而寒暑時歲功之所由成也然則王者如天運于止苟非從民之好安望雨暘燠寒風

之以時歲月日時之無易哉此皇極之君不敢謂政事之已脩必惓惓於庶幾深加之省也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五福第一是壽故詩書所頌不曰萬壽無疆則曰天壽平格第二是富財祿之克盈亦人生之樂事也第三是康寧安居無恙何樂如之第四是攸好德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第五是考終命人人得終于牖下便是好結果此五福為人情所同嚮也

極是極不好凶與考終命及短折與壽及疾憂二者與康寧及貧與富及惡是剛很弱是委懦與攸好德相反
攸好德是歛福根本若以福論則實享壽富康寧之福者較先於樂道目如者一籌也故居身四
五福是人情所嚮六極是人情所威然所以錫福危極者全望于其君本五行脩五事舉八政協五紀蓋不容一息懈矣朱子曰人主不以一身為福極而以天下為福極得之矣
讀九疇總是一疇方知所以叙彞倫招協厥居不

然皇極不建世匪平康如叙彞倫何如相協居何
旅葵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葵大保乃
作旅葵用訓于王

武王誅暴安民凡聞望其手采者皆榜山航海而至惟時西旅致貢厥葵此非以珍奇為窺伺也其意謂中國有聖人常貢不足以伸敬故特貢此物耳不知明王所寶不在是也武王雖未即受召公或恐此端一啓即為盛德之累乃作旅葵一篇用訓于王忠臣愛君必防其漸蓋如此

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迹畢獻方物惟
服食器用

慎德二字是一篇細領慎便自始至終無或弗勤
故此下箇慎字未應箇勤字

慎德卽慎獨誠意正心是也誠意正心便無他好
尚所重在人不在物所寶惟賢不惟異物

非四夷咸賓是慎德之自致故下言德之致惟服食
非器用句最重

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
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具物

德之致三字極下得好明王何心于方物之獻哉
德之自致耳服食器用外若肅慎氏之矢夏后氏
之璜此亦非可御之物然王者弗貴也乃分賜同
姓異姓之邦以昭此德之致焉故一則示其無替
厥服一則示其時庸展親蓋總欲懋勉其德令為
國家之屏翰耳

愚按此篇召公因西旅所貢之獒是箇異物或恐
人君忽其細而受之故舉明王所重者在人不在
物以立訓惜訓詁家將人不易物句解差了致通
篇大意俱不條暢敢妄論以質高明詳具于下

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

因說國家所重在人故緊承說盛德不狎侮云云君子就含下文賢字在不役耳目百度惟貞

凡人君一舉動一屑注具有法度故稱百度此二字所該甚廣百度本無不正而或不正者物誘使然也物之誘人因視聽而入全在此心明察而謹持否則永有不及為為所役者故說不役耳目云心是主形是役心可以役形不可為形所役凡

人上者求取不合于禮納受不以其正而藝正言瀆政體皆為耳目所役故也

玩以喪德玩物喪志

玩人是藝玩本上狎侮說玩物是聰玩本上役耳目說似稍不同然皆此心之玩忽為之其根源則一也玩字正照慎字看

玩物者必玩人玩人者必玩物二者病實相須故前說人不易物此言玩人玩物以申明之德吾所固有也以敬而存藝玩其人此心便自放肆了如何可保守得故喪德志吾所自立也亦以

敬為主耽玩其物此心便自怠荒了如何可植立
得故喪志要之慎德亦本此志來未有志不立而
可以進德者故下文緊承一志字說
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凡志之所以擾者病在不見道見得道理明何
物足以動之故說志以道寧然言之所入最易以
移志聽言而必求諸道又何言足以入之故曰言
以道接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是志以道寧的樣子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是言以道接的樣
子

宜細看一道字見得道理明便不生狎侮便不役
耳目便得百度之負不作無益一段正是君之正
道

當時旅獒之貢亦必有言其可受者故出言以道
接句

慎德在立志而立志在審言故語相遞接謂此二
句為慎德之要則可若存中制外之說恐于此為
無干也教向高明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異物賤用物民乃足
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

則遠入格所寶惟賢則迹人字

此承上文道字說作無益害有益非道也貴異物
賤用物亦非道也犬馬非其土性珍禽奇獸正所
謂異物也以道揆之可畜而育不寶遠物所寶
惟賢此是君道之正故說人不易物
論君道之正在成功在足民故說不作無益害有
益功乃成見無益之必不可作又說不貴異物賤
用物民乃足見異物之必不可貴犬馬非其土性
與珍禽奇獸正異物所不必貴而作之為無益者
故說不畜不育于國何者遠方之物與發人君子

其用于國家孰大孰小其所當寶孰重孰輕此不
待辨而自明者故說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
賢則迹人安以見君道只在于寶賢不可以物而
易其人也語從容而肯綮意款曲而謹嚴德得告
君之大體

作無益害有益只泛言貴異物賤用物則加切矣
犬馬珍奇則指言之矣不寶遠物所寶惟賢則明
白曉之以正道矣大臣以道事君如此忠告而善
道又如此
所寶惟賢隱然應狎侮君子語

西旅貢獫狁是犬之特異者故既曰犬馬非其土性
又曰珍禽奇獸

索珍奇以為獻難乎其繼也慕德義以來無不可
至矣

王者所重在邇人安遠人自無不格矣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
功虧一簣

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人主之勤當如天
之行而後可此勤字正應前一慎字慎無巨細而
無始無終勤亦無巨細而無始無終

細行二字宜重看以其細而忽之便到玩人玩物
喪德喪志處豈不終累大德所以脩德者不可不
勤加矜持

山二句申中喻極警切以見細行之必不可不矜

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茲指勤字說言常行此勤也常勤而常慎則賢者
樂盡其心所以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曰邇人安曰生民保厥居見王者所重只在中國
之能安不在遠方之來格其所賢者只在保安中

國之人不在遠物之珍異

召公意若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賓遠邇畢獻方物
矣乃所獻惟服食器用是為用物王者受之若肅
慎氏之矢夏后氏之璜是亦德之所致也王者乃
分賜于異姓同姓之邦一則示之以無替厥服一
則示之以時庸展親此果何為哉國家之所重者
人也非物也重物則輕人矣人豈可將物來易得
今日受此若矢若璜等物亦惟曰德之所致故受
而分錫之耳不則併此亦不受之矣何者德之盛
者心常存乎兢惕意不怠於斯須無眾寡無小大

而常不狎侮焉如狎侮君子則賢者遠引而罔以
盡其心矣如狎侮小人則下民解體而罔以盡其
力矣帝王所賴以共治者惟此君子所賴以守邦
者惟此小人而狎侮其可長乎哉是故此心不可
不常持也持得此心定耳目無聽命則否則未有
不反為所役者不為耳目所役則自深居獨處之
中以至大廷廣眾之地凡百度皆歸于其正此人
君之所宜致謹者儻一狎侮而玩忽其人則以驕
滅敬德從此喪矣人君將德是崇以來賢哲玩人
必不可也一役耳目而耽玩其物則以慾勝剛志

從此喪矣人君將志是崇以弘功業玩物亦必不
可也其必以道乎志不妄發而一歸于道義理常
足以寧其中言不妄受而一求諸道非理不得以
務其外此為慎德之至要也是故論君道之正要
在立功則必思有益于其治者不作無益害有益
功乃可成要在足民則必思切用于其民者不貴
異物賤用物民乃可足若犬馬非其土性貴之何
為不畜可也况珍禽奇獸乎不育于國可也何者
人主必慎所寶也物與人原不可竝論而况賢人
有用于君德乎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

途人安此其所寶宜何從者而可玩人乎可玩物
乎可夙夜之不勤乎毋謂細行大德是竟不一加
矜持其間終將累其大德矣所繫非小小也何者
志在脩德必要其極為山九仞功虧一篲可惜哉
而奈何夙夜之可不勤也細行之可不矜也王知
此而允迪于勤則賢人君子樂盡其心生民可常
保厥居矣是乃所謂世世王者而遠方之異物何
為哉旅獒斷斷乎其不可愛也
此篇人字物字是眼目故先下人不易物一句卽
出狎侮君子狎侮小人語以暗應此人字出不後

耳目語以暗應此物字隨承說玩人玩物一直說
到不寶遠物所寶惟賢正以見人之重于國有若
此者

此人不_易物人字卽下文玩人喪德人字不應作
諸侯看此不易易字卽賢賢_易色易色字不應作輕
易之易看大意說國家所重在人不在物人如何
可將物來換易得耳

惟德其物正應德之致句若曰國家所重在人不
在物就是所頒賜的物件亦惟謂德之所致故分
錫異姓同姓耳不然則拉卻不受也豈以物而易

其人乎故紫承不狎侮君子云云

重訂書經疑問卷之八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著

金縢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周
公曰未可以厭我先王

是時成王統五年

曰既克商二年便見王室之安未久生民之服未
固天下不可一日無武王也

易曰順以動豫有疾便不能順動矣故稱弗豫
穆卜穆字宜作深遠之意解易曰探賾索隱鈎深

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莫大乎蓍
龜惟卜可通幽隱之情示吉凶之報故曰穆卜耳
若卜則未有不敬且和者不應作敬而和解敬問
高明

二公請卜之意未為不善但于時武功方成人心
未定一行朝廷之禮卿士大夫盡弁以為卜干事
體覺有未妥故國公特卻其請曰未可以厥我先

王耳

公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同禱為壇於南方北面周公
且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冊祝曰惟

爾元孫某邁厲虐疾若尔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
以且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
元孫不若且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
佑四方用能定尔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
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即
命于元龜尔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侯尔命尔不
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穆卜不過卜其安否耳若告諸三王以為卜又請
以已之身代非周公莫能任而又非可與他人知
者故自以為功此要識其一腔忠誠之至意

予仁若考二節正申以身代之意須玩能不能教
字用能定尔子孫句正照不能事鬼神說周公意
若曰乃元孫不若且多材藝不能事鬼神却受帝
命以安四方用能定尔子孫于下地若必用之事
鬼神則爾子孫其安所賴乎四方之民其安所恃
乎天之降寶命不幾于墜乎而先王亦安能永有
攸歸乎此且願以身代而必祈三王之眷佑也其
辭旨極哀切而悃誠
下地對在天之靈說
許我曰歸俟爾命俟武王之愈也是已之大幸也

不許我曰屏璧與珪無命可俟而無計可施也若
曰卽有珪璧亦收而置之無用之地耳此是無可
奈何之辭

乃卜三龜一習吉啟籥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王其
周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
予一人公歸乃納冊于金滕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古者龜筮皆有書其吉與否必視書以為決
詩既之篇曰尔卜尔筮體無咎言正是此箇體字
永終是圖正照乃命于^帝庭節說若曰自今以往
凡所為敷佑四方定尔子孫者皆可得永終其事

矣

曰予小子新受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然何等欣
幸之至曰茲依俟能念予一人然何等冀望之至
周公之卜請以身代為兄也實為天下也觀敷佑
四方用能定余子孫于下地及永終是圖句可見
得

公歸乃納冊于金滕之匱中要見自來卜祝之冊
皆藏之此匱中必以金緘其表非周公始造此匱
獨藏此冊為後日計也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

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
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周公以身請代後武王又四年而崩武庚三監猶
且有愛使武王遂喪于克高二年之後則意亦之
愛不知其何如者此周公之卜之所為忠誠也
管叔等之助叛本為武庚所取觀鴟鴞既取我子
句自見得若其流言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則其情
蓋亦狹且忍矣

周公避居于東是處憂一敗大道理項氏所謂既
不居中則不利之謗自息者是也若猶遲疑迴顧

于其間則流言日益甚非惟公身不免而王室亦危矣其曰告我先王者卽微子篇所謂自獻于先王也周公心事惟二公知之其告二公者蓋不獨明已之心且以國家大事重托之也則罪人斯得則字下得極好周公聞流言知有避而已矣不汲汲以自辯也亦不求其人之所為也碩膚几几自安其居處之常而罪人之主名王自得之蓋姦人雖能為幻于一時而徐之未有不情見計露者也使周公當時急為辯而求其人則王心之疑無由釋罪人未可得而已先陷其穿中矣

其係睽之辭曰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狐後說之狐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蓋道其所以遇睽而徐以釋君之疑之至情也此句重在則字見周公避居東都善處睽疑之際而能令君臣不失其大體有如此非謂斯得之為遲也敢問高明君東在流言之時東征在迎歸之後先儒具有明辯

千後公乃為詩以貶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罪人未得卽有忠言難入矣故周公于罪人旣得

後乃為鴟鴞之詩以貶王此詩大抵喻創造之艱
難若曰昔日之勤劬勞瘁有不可勝言者今不幸
有凶惡窺干其側矣既以取我子行將覆我巢此
其勢誠急而其情大可悲也奈何其不為深備哉
惟時成王雖未嘉納亦未敢誚公蓋積疑方釋干
胸中尚未豁然其洞信也自非風雷之變其曷以
感動之此以知周公之忠誠上徹于蒼昊而亦可
信天心之篤佑于成周也
周公作詩之意全是儆王之守成不是鳴已之勞
瘁

秋大熟未獲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
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
以為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
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敬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
昔公勤勞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
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迎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
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斯所偃盡
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大雷電以風偃禾拔木誠是非常之變天變不虛
生天意不可測故啟金縢以穆卜

不曰王及二公曰二公及王者當時周公卻二公之請故二公于此猶先致疑也公命者公命為冊祝之辭也

鷓鴣之詩成王必加詳覽茲啟身代之冊蓋感極而悲不自勝矣故執書以泣曰昔公勤勞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云云

其新迎宜向我國家宜連下作句

王出郊者及公至則郊勞而親迎之也

大木斯拔必偃仆其下之禾盡起而築之者起其木而築其禾也故云歲則大熟

曰秋大熟未獲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分明一幅畧微圖曰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分明一幅休徵圖作史彖真敘事如畫

大誥

成王迎周公歸武庚三監遂叛而奄與淮夷相挺以起以秦漢之勢言之殆所謂山東大抵昏反者也惟時成王命周公東征邦君御事畏事勢之艱大欲遵卜以自守故作此篇大誥天下反覆言武功之當終先見于格人元龜以釋其艱大之疑併

折其違卜之說

金氏曰篇中止曰殷小腆曰殷逋播臣三監則略而不詳何也不忍言也親親也其卒誅之何也天下之大義也象之欲殺舜止于亂家故舜得以全之管叔之間周公欲以亂國故成王不得不誅之使管叔而可以無誅則天下後世之為王懿親者皆可以亂天下而無死也此教語斷得極明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尔御事弗弗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此篇猷字訓發語辭愚謂未然盤庚云暨予一人猷同心又云各分猷念以相從茲舉大事望其臣同心以相從閑卜即道個猷字若微子之命亦將授之國俾分猷以相從多士多方亦此誥之意故首語俱下猷字耳敢問高明
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是悼已之不幸不得武王之永年以承命也然付我以大歷服則凡天命之所在有不敢不奉將焉者故通篇用天字命字發揮明已必終武功以開喻邦君御事之必從歷服二字不宜分有此層數必有此五服也

弗造句不足自惟寡昧不能導民於安康成王意
謂討叛安民此目前事理明甚者使干此猶憊然
無知而不能決則何以格知天命嗣守此曆服干
無窮年此是顛倒語要體得好
究竟廸民康就是承天命但廸民康是眼前事若
干此眼前事弗能造明哲以廸之而况天命年然
則誅亂安民在今日人事有必當行無疑者是天
命也邦君御事不得以艱大為疑以違卜為請矣
一篇大意統在此二句內
下文民不康民不靜鰥寡哀哉勤恣我民統照廸

民康說敷前人受命不敢替上帝命克終受茲命
赦寧王大命廸知上帝命天命不易天命不僭統
照格知天命說

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貢敷前
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
若涉淵水必求其濟然何等勇決敷布其典章法
度敷大前人之受命正是不忘大功必欲圖終處
欲終前人大功而敢閉天之降威用年閉字正照
二敷字說予不敢三字重看下文予惟小子不敢
替上帝命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予曷其不干

前寧人圖功攸終予曷敢不干前寧人攸受休畢
肆予曷敢不越印教寧王大命予曷敢不終朕畝
統照此予不敬三字說
敷賁三句一串下茲字指敷賁二句說
典章法度國家之神氣精彩所存故曰賁敷賁云
者振發揚起而不使之廢墜也不忘大功是一篇
大主意下文云予翼以干教寧武圖功不可不成
乃寧考圖功予曷其不干前寧人圖功攸終云云
皆照此一句說
降威以誅其人曰降威用

寧王遺我大賁龜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
土人亦不靜越茲蠹

龜卜能傳天之明命若介紹者然故曰紹天明

此言龜卜甚神當時即有此兆今果驗應則今日
之下有必然無疑者註先發此以見卜之不可違
極說得明

當時稱武王為寧王又稱為寧武成王自稱其父
曰寧考稱其輔為寧人

上以事理言此以卜言以天命決人事反覆開示
勉群心之斷而不疑也

殷小腆誕敢紀其叙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
予復反鄙我周邦

誅紂封武庚武王之仁也伊懷異志欲紀既亡之
緒豈非天降之威然其所為實乘我國之疵耳國
有疵民便不康故相承說曰予復反鄙我周邦正
是其放肆處誕字應作放誕解敢向高明

今蠹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干教寧武圖功我
有大事休朕卜并吉

日記訂予翼以干教寧武圖功為一句照後卒寧
王圖事寧人圖功教寧王大命看極是我武惟揚

此當時稱武為寧王又稱為寧武也教寧句絕武
圖功另為句果屬牽強

今蠹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云云連下二今字翼日
字見大義所在賢者即見之明敬共滅此而朝食
也此人謀之定處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則鬼謀
之臆處相伊云格人元龜罔敢知吉今格人元龜
皆知吉矣所以必東征而無疑
民獻十夫亦謂賢者主議之衆多耳非定是十人
也已不必常是則從衆不必常是則從賢况賢
者之奮翼不少乎

下文圖事受休字而統照此事休二字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
惟以爾庶邦干伐殷逋播臣

此將吉卜告友邦御事欲共舉伐殷之逋播臣也
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
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
當時友邦御事疑其艱大不可輕舉且謂啟釁在
內老成人皆謂不可征王須斟酌違卜為是故王
探知其情而代為之辭
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正照前國有疵民不

康二句說三叔生于王宮見在侯國監武庚故又

曰邦君室

邦君御事曰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分明指
三叔說事闢懿親有投鼠之忌成王一以大義斷
故但言武庚之當除而不一語及三叔也

肆予冲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
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冲人不卬自恤義爾邦君越
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咎于恤不可不成乃寧
考圖功

此承艱大之疑而折之若曰今茲之征實惟艱事

予冲人亦豈不永念之哉但謂四國允蠹鰥寡之
可哀耳今所為實天所役使遺此大役此艱于朕
身而可自誇乎此予冲人所不自恤也以義言之
爾邦君御事宜終予曰無恐于恤不可不成乃寧
考圖功乃反以艱大沮我乎人臣之大義似不如
是此其自任極果而責臣之辭特嚴
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成字重着紂雖已誅而武
庚尚在今且誕欲紀其敘是寧考之功猶未成也
下文天罔怒我成功所正應此成功二字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

周寧王惟卜用克終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
用嗚呼天明畏彌我不丕基

此承違卜之說而折之改首以上帝命終以天明
威見天意可徵于卜自寧王以來皆用之今必不
可違卜也

觀今天其相民今字正說今日之事天佑下民與
否全在卜上見得故云矧亦惟卜用訓詁者謂下
而小民莫不用卜與上而先王平看則今字其何
以解此失旨之甚者敢奪訂以正高明
不敢替上帝命一句是冒天休于寧王至克終受

茲命是言上帝之命今天其相民至弼我不丕基
是不教替上帝命

不教替上帝命是不忘大功處

天明固是紹天明明字但照臯陶謨天明畏對天
聰明說實言威命靈爽耳今日天佑下民威命靈
爽照然示我若此正弼我莫此丕丕基者而可違
其意哉所以下必不可違也此明畏二字恐不必
太分析敢問高明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罔
殄我成功所予不教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

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干前寧人
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恣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干
前寧人攸受休畢

此承考翼不可征而罔曉之故稱舊人而再三以
前寧人為諷若曰爾惟舊人必大能遠省前事爾
知寧王克紹受命若斯其勤哉曰勤見大功不易
立而為之嗣者不可不終其功也故緊接天罔恣
我成功所罔是罔塞恣是恣慎天罔塞而恣慎我
欲令操心危慮患深養其德慧術智於疾疢之中
戡定禍難為成武功之所予不教不極卒寧王圖

事蓋身任之也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亦謂天輔
誠信之辭旨考諸我民獻十夫之予翼爲可徵故
必欲攸前寧人圖功耳且天亦惟用勤恐我民
騷然震動若有疾者不可不速攻治故必欲攸畢
前寧人之受休耳事以經營言功以就緒言休以
享受言極卒前寧王圖事便是終前寧人之圖功
畢前寧人之受休圖功攸終攸受休畢正是極卒
寧王之圖事三以天字提起三以予字承接皆用
不敬不曷敢不孚而奮然以卒前事自任而以終
功畢休望今之寧人意極切而語極緊

闕恐應大艱不靜等語着成功應茲不忘大功着
化誘者化而誘之也天樂愧辭之辭是辭旨之辭
天輔其人之誠其辭旨不可見每干其人微焉故
云其考我民前寧人已有功緒故曰圖功攸終勤
照若勤恐照闕恐蓋君當多難用勤勞恐慎民干
斯時其勤恐亦若是也所以說有疾使不得終
享其休故曰攸受休畢凡圖事要卒圖功要終受
休要畢不卒不給不畢其君便愧于前寧王而其
臣便愧於前寧人矣曰予不敢不又曰予曷敢不
蓋統承天意必以卒事終功畢休自任而必期舊

人之皆予翼也

柴作輔字解忱作誠信解但照字面為訓則柴忱者輔其誠也康誥註誠則得之是矣此註云輔以誠信則愚所未解也敢向高明

討武庚本是今日事曰卒寧王圖事曰干前寧人圖功彼終曰干前寧人攸受休畢何也後事之不繼前功之盡棄也曰茲不忘大功曰不教替上帝命統是此意

圖事便要到成功圖功便要到受休此立言之次序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其肆予曷敢不越卬教寧王大命

此節又將艱字提起說我亦嘗日思之矣但乃考所為的事不可不圖其終故奉作室喻又奉菑田喻見已必當為肯構肯獲之不可為廢基之子故曰肆予曷敢不越卬教寧王大命教寧王大命是為極卒寧王圖事是為干前寧人圖功攸終是為干前寧人攸受休畢

易曰有子考无咎考无咎乃稱有子弗棄基乃稱有後基者何大歷服是也

臣謂考翼以艱大不可征君謂考翼以構獲為有後此其語相應顧處

味越印二字有汲汲不遑之意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子喻百姓固是自愚庸見此厥子即應照上厥子看則兄考喻武王友喻四國民養喻邦君御事不為多當鴟鷂之詩云既取我子毋毀我室此下亦云胥伐干厥室詩云我子我室此言厥子厥室適

相符也敢正高明

王方麓認其勸弗救句是自相勸以弗救如隋人作毋向遼東浪死歌以相感勸極有理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尔御事奕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棊恍爾時罔敬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干厥室尔亦不知天命不易

爾庶邦君越尔執事宜緊貼肆哉句讀

武王伐紂用奕厥師全賴明哲之輔故緊接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知從允蹈中出是為真知改及

天輔誠信之時能相率王為奕師之舉尔時君令
臣共未有教憚征役而易其法者矧今天降戾于
周邦惟首大難之人敢放肆聲援鄰國胥伐于我
室其視紂時乱在彼國而未及我邦何如者乃皆
畏緒云艱大不可征尔亦知天命之不易乎註以
今昔互言責邦君御事之不知天命極說得是
上帝命即敷前人受命克終受茲命命字天命不
易正承上帝命說越天樂忱越字宜照曷不越印
越字着不宜承也知說語意蓋謂十人已知天命
分曉故及天輔武王之誠之時即相率弔伐之舉

以承天之大命也觀註亦惟乱臣十人蹈知天命
及天輔武王之誠以克商受語自分明時說通糊
塗不明敢正以向明者

惟大艱人照大艱于西土大艱二字着

誕鄰誕字亦作放誕解上云有友伐厥子分明是
欲取我子此云胥伐于于厥室分明是欲毀我室此
其勢誠迫急與紂時之惡但肆于高邦而未及周
室者不同邦君御事宜何如戮力者乃逡巡退縮
云艱大不可征視十人之也知帝命何如哉視爾
時之周教易法何如哉此伐厥室是伐我室時說

含糊不明敢正以問明者

天命在誅亂以安民本一定而不易者昔十人越天棊忱能出身以爽邦今邦君御事明知天棊忱辭其考我民却相勸而弗救胡十人迪知天命之真而今不知天命之不易也此責語極明而斷令畏縮者莫可為辯

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稽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

前曰永思艱又曰艱日思茲曰予永念見於此東征一事未嘗不深長思也但嗣寧王承天休命不

敢不終厥功耳

武王誅紂而封其子本天下至公至仁之心乃武庚不畏天安命復圖紀其敘則若去草不盡致復滋蔓為害其美不全矣故此以稽喻曰天惟喪殷若稽夫然不盡除之不已也則我字敢不終朕畝耶我之所以終畝者是天亦惟欲休美于前寧人不使有除惡不盡之累耳此正照前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句畢攸受休而極卒圖事圖功攸終悉舉之矣此辭意之極闢鎖處

予曷其極卜敢弗干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

吉肆朕誕以尔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前解艱大之疑已悉此又釋其違卜之意若曰大
事以人謀為本我亦何敢盡欲用卜教不從尔勿
征之言尔惟佐寧王以用疆土在前寧人已有故
事今民獻十夫予翼圖功蓋率寧人有指疆土為
之此人事之顯然可據者卜而不吉固將伐之况
今卜而并吉尔此予不印自恤大以尔為東征之
舉也尔等今復何疑帝天之命主于人心毫髮不
僭况卜之所陳惟在茲而可自決矣慎毋以違卜
為我阻也

率寧人有指疆土不從言民獻有十夫予翼以干
殺寧武圖功此便是率循故事之實處此人事之
可據者改其辭云云觀前民獻下曰我有大事休
朕卜并吉此率寧人下曰矧今卜并吉則可知矣
註將指字作定字解極是易廣八卦象曰艮為指
上天天命與卜但分言之此曰天命不僭卜陳惟
若茲蓋合而言之見卜之所陳即天命之所在不
可違也

此篇從首至尾只說得天命二字然天命主于民
心見于龜卜民獻十夫予翼圖功便是率寧人有

捐疆土處况卜之併吉乎此艱大之可為慮也違
卜之必不可也寧王之大功必不可不成其終也
通篇主意在茲不忘大功一語上而總之以天命
人事為決

微子之命

微子是本爵武王雖封之于宋篇名仍稱微子者
原其周為臣僕之心與箕子之心一也使武庚不
以叛誅微子其肯出就封哉武王封命之辭曰崇
德象賢統承先王亦體微子存祀之心耳詩曰有
客有客亦白其馬此作賓之一証也噫微子作

賓于宋則箕子之朝鮮必其所自處而非受封命
者矣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
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崇先王之德必求象賢者以承其統俾修禮物之
舊作賓王家此通是國家之典故此首用稽古二
字為題耳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則期望之辭也此
數句是封命之冒語宜一直說下
此節象微子作箇冒語未便實指微子說今語命
初命之體皆如此

有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典禮有一代之禮必有一代之名物總以禮物名時方革命禮教一新殷之禮物或從此廢壞故亟命修之以存一代之典故俾後世得據此以考求耳聖人至公之心如此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
從齊聖廣淵說到德垂後裔是一氣語亦宜一直看下去為如皇天而下蔡傳蓋逐句為解耳時說竟將齊聖句為綱下分四事非特失本文之首亦失蔡傳之解義矣敢問高明

齊聖廣淵德之全體世未有能全者成湯聖敬日躋獨能全之故特下箇克字有如是之全德自然為天所佑故稱皇天眷佑誕受厥命乃其撫民也一以寬行之除其邪虐此其功加于當時德垂于後裔享後世之報亦宜與其德俱無窮也
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今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祇協庸建尔于上公尹茲東夏

此緊頂上文說先王之建德者有之難乎後人之克紹也微子實踐修厥猷舊有今聞蓋異乎後人

之泯泯者矣且致恪致慎克盡承先之孝而其事
神人也能委曲以圖存周旋以全祀肅恭莫以加
焉則其篤厚不忘之德真有足嘉于世者以若人
主祭祀上帝其有不時歆者乎以若人為君長下
民其有不祗協者乎故特建為上公尹茲東夏
實踐而修為曰踐修恪慎肅恭曰篤不忘正其踐
修之實處上帝二句亦自其素所踐修知其必能
如此也

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
烈祖律乃有氏永綍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

作式俾我有周無斁

此節若無明註若時說則甚有可怪者愚不敢斷
其非也但據^敷乃慎乃弘乃律乃口氣本自相對

一邊說到以蕃王室分明望其蕃屏一邊說到毗
予一人分明望其毗輔然後說到世世享德萬邦
作式俾我有周無斁於文理似覺稍順蔡子而在
我不知其當何從也敢正高明

敷乃訓敷恪慎肅恭之訓慎乃服命慎上公尹夏
之服命此其所率循可稱王國之輔故曰率由典
常以蕃王室進而弘乃烈祖光大其垂裔之德律

乃有民克紹其撫民之功此其所保持有神君德
之大故曰永綏厥位毗予一人若是則子孫可以
世享百辟賴以儀刑而周家之盛美亦藉此不至
于淪斁矣故曰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
斁愚謂大意宜如此看惟高明裁之
蕃王室毗一人通是望其夾輔我用故承說俾我
有周無斁此數字卽洪範攸斁之斁所謂與國咸
休永世無窮也細味俾我二字自見得
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蕃王室毗一人到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

無斁這是極休美處今日之命正在于此故勉其
往哉惟休而戒其無替朕命也
康誥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
德慎罰

康叔尊則侯親則弟而年則幼也故武王歷呼之
以起其聽然小子二字極有意在惟小子能完真
純擴智慮以成盛德而知誘物化亦在干斯故下
復稱小子封再稱汝惟小子又稱肆汝小子封皆
有深意存焉

稱小子封即稱丕顯考文王蓋將以文王之所以
造周者勗其所以治衛也明德慎罰語似平而總
歸一德上觀下文自見重着一克字
文王之德若日月照臨而此心常不自足如下文
不敢侮鰥寡云云其德誠克明而其罰誠克慎矣
所以肇造而受命
惟時高俗靡々不可不用罰以為治武王恐康叔
之不知本也故首揭文考明德慎罰一語及後之
所以論罰者究歸於明德上此是一篇大主意
左氏以務崇務去解明德慎罰極善若今講解者

必將務崇務去嵌入此條內併解終篇通將崇去
字而纏擾是不解經而解傳也可厭之甚

不敢侮鰥寡庸々祗々威々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
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々休天
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叙
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文王之明德康又其民而已矣文王之慎罰康又
其民而已矣故此由不敢侮鰥寡庸々祗々威々
顯民直說到越厥邦厥民惟時叙下文勉康叔之
明德慎罰通說到用康又民此篇諸民字是血脉

須細味

不敢侮鰥寡句宜截出不敢侮三字宜重看聖人只此一點不忍人之心故其用人也惟恐其或誤而必庸其所當庸祗其所當祗而其不得已以用刑也惟恐其不中而必威其所當威此其德著于人若日月之照臨也觀本註自見時說將不敢侮句與庸之祗之威之平看大戾本旨教訂正以質高明

明德慎罰雖二事而總歸于明德故此首提不敢侮鰥寡一語承說庸之祗之威之而又總承顯民

一語慎罰雖在其中有不必要言者時說分孰為明德事孰為慎罰事總承顯民句誤矣

孟子曰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蓋言其加志於窮民也若心志一不到不覺其侮忽之矣宜玩不敢侮三字

下文論明德說到小民難保要其存文王不敢侮鰥寡之心論慎罰說到若保赤子亦要其存文王不敢侮鰥寡之心

用字緊頂顯民來貫到到惟時敘止肇造我區夏是本國越我一二邦以修是鄰國總之則西土無不

怡冒也升聞上帝之用休美大命殪殷誕受厥命
越厥邦厥民罔不時敘文王之德何如哉武王繼
之勉最不急故克成大業而康叔得尹於東土也
此原周之所自以見康叔得卦之由且下引祗通
乃考之意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通乃考紹聞衣
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又民汝不遠惟高者
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
天若德裕乃身發在王命

曰今民便見民所瞻仰不可不用德以綏之矣故

教其祗通文考聞首所聞也即德言也紹有不忘
意衣有服行意紹聞衣德言正祗通之實處然殷
先哲王及高者成人其所為治者不可不知也故
又教往敷求用保又民不遠惟宅心知訓以其所
宅心者宅心而知所訓民正是保又實處然者古
先哲王是萬世之治極尤不可不知也故又教其
別求聞而由之用康保民夫自石及今聖帝明王
之猷畫賢臣碩輔之經綸皆吾心之天所自有也
祗通敷求遠惟別求無所不用總來欲弘于天耳
蓋德必合天而後為至也故承說若德裕乃身不

廢在王命此裕字本弘字來惟所存者弘則所發者裕允出身加民無非是物斯所謂不廢王命者康叔之所當深念者也保又者保而治之也康保則保而且康矣較深一步自此至篇末總說得康又二字總由若保之心出

允民在所訓之然永有不先干宅心者高者成人一夫不獲若予之辜則其所宅心者可知矣曰宅心知訓宅與之同而訓亦與之同也敷求是廣求別求又出於敷求外別求其聞目

見諸行故緊接一由字

天卽以心言此心原與天合近述遠稽旁求博採則與易之大畜無異矣故曰弘干天

裕本弘干天來卽資深逢原之謂下文乃由裕民乃裕民裕乃以民寧統照此箇裕字說

王曰嗚呼小子封桐瘵乃身敬哉天畏棊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又民我

廟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此緊承上說若曰用保又用康保何若斯之汲汲哉此民與身非邈不相干者民之桐瘵乃身之桐

瘵也而可不敬哉蓋可畏莫若天矣而誠則輔之
猶可必也民情雖大可見小人則甚難保焉有情
有欲易怨易咨其可畏殆甚于天者往必紹聞敷
求遠惟別求以盡乃心無或康好逸豫是乃其所
以又民者耳不然而民怨其可解哉我聞曰怨不
在大亦不在小但在惠不惠懋不懋耳一不惠不
懋怨即形焉真如惻瘵一在身而咨嗟所不免者
此必盡心保又而後可也
上云裕乃身此云惻瘵乃身何以別身一也德與
天為一而恢乎其有餘曰裕乃身民與已為一而

惻然其相闢曰惻瘵乃身惟惻瘵乃身而不安此
必先明德裕乃身而後可也下文曰惟文王之敬
忌乃裕民又曰裕乃以民寧正與此語相闢
此敬哉二字極喫緊後曰敬明曰敬典曰敬忌又
曰敬哉敬典不一而足蓋欲明德慎罰未有能外
于敬者
天畏棗忱三句是是將天之可畏形民情之尤可畏
也或曰天下畏矣所輔在誠民情大可見小人難
保猶天之可畏也不以誠求可乎往盡乃心無康
好逸豫是所謂心誠求之乃其又民者亦一說

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正照不敬侮鰥寡說心思
一不到而康好逸豫之是從則侮忽其所可矧者
矣其曷以保此小人哉
祈寒暑雨亦惟怨咨小人真是難保然在心誠求
之耳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是保又其民之實德
也乃其二字須重看

祗適紹聞數求遠惟別求廟由正是盡乃心處行
此之謂惠勉此之謂懋

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勗王宅天
命作新民

曰惟弘王應保殷民又曰亦惟勗王宅天命作新
民此語意本似兩層註但用一以字作過或恐未
然愚謂廣上德意和保殷民是其職也然殷俗靡
靡時方滌其舊染之污不盡鼓舞之術非所以凝
天之命也故又進之曰亦惟勗王宅天命作新民
蓋作興新民乃為應保之實事是所謂明德之究
竟也高明以為何如
天命雖已在周而殷民未化猶為命之未定也故
曰勗王宅天命作新民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雋乃惟終自作

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教乃有大罪非終乃
惟菁災適尔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教

作新民在德然人情方習于汚一旦更新中間必
有未盡滌者罰亦不可廢也故先教之敬明乃罰
易曰先王以明罰勅法不明罰以示人如何其可
以行法此條蓋舉故誤二項明周法之權衡立五
刑之屬三十之斷例

非菁乃惟終自作不典是故意為不善者且負厥
罪甚小謂法無如我何非終乃惟菁災是偶尔不
幸者且既道極盡已辜不教隱匿此兩人者所犯

雖有小大而情則異矣法之所誅其意也安可
宥于式尔法之所原其情也安可加于適尔故
一則曰不可不教一則曰時乃不可教

有厥罪小有字與有厥善有字同彼自負此罪甚
小不足畏與既道極厥辜自認所犯極大不教匿
者正相對註但將有厥罪小句解作其罪雖小
則上文已明說人有小罪矣此不為複語耶且適
爾下曰既道極厥辜式尔下曰有厥罪小分明對
待何忽焉而不加察也敢訂正以質高明
此節與虞書菁災肆赦怙終賊刑宥過無小刑故

無大意同

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勅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又

此節時說皆以上段為主下二段分去惡保善竊謂不然通一篇看來但說得用保又民用康又民而已而康又全本一保字未有不保而能康又者按此節大意是一直推說下若曰罰本有敘不可奈何也凡用法者時乃大明服則非徒殺人以逞者惟民其戒勅而懋和蓋無有不畏且勉者進之而視若有疾攻治鍼砭必求其生而後已則

惟民知不善之不當為自畢棄其咎矣又進之而若保赤子憐閔其無知而陷于罪則惟民涵育于容保中日遷善而不知是之謂康又也論治必至康又而後已則明罰者必常存若保赤子之心而後可故從大明服直推言之下文無或刑人殺人無或劓刖人服念蔽囚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惟曰未有遜事統申發此若保赤子之心以康又其民耳是一篇之大旨也敢妄訂以質高明下夫乃裕民裕乃以民寧棄惟民迪吉康統照此康

時乃時字緊承有敘來明服上加箇大字是用刑之極當者其初有胥畏意懋和有胥勸意然特勉焉耳其畢棄咎則自然去其惡無畏勸之迹矣然猶未化也其康又則日遷善而不知矣

敬明乃罰是將用法的意思亦人使人知所曉時乃大明服是將此法加諸其人所謂明正其罪者若已有疾欲攻治而生之也其畢棄咎棄此疾以全其生矣易曰損其疾无咎

赤子無知全在父母之善保民未陷于罪也保護之若赤子不使之入于死民已陷于罪也保恤之

若赤子必為之求其生孟子曰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說得極痛快

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刑人無或劓刑人

刑殺劓刑通是天之所以加有罪者君上不過奉行耳非汝封三字提得極醒無或二字做得極嚴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三復斯言自然若保赤子矣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刑殺劓刑君上主之自此而外有司主之故曰外

事然

限有司將無所法守矣故曰汝

陳時臬司

照下陳時臬事句此應

臬司句言列此法于

有司使知所守也敬問高明

康叔周侯也其示有司曷云師茲殷罰衛居殷墟其民習聞殷法已久以殷罰之有倫治殷民之有犯而民帖然服矣陳時臬司原有布告之意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月至于旬時不蔽要囚

要囚二字此篇訓獄詞之要者多方訓戒懼而要囚之俱未明白愚謂不若訓為緊要之囚即上文

當刑當殺之人也何如敬問明者

要囚獄成有司上之邦伯若記所云聽之棘木之下此一審決而此囚不可復生矣民命至重故服念五六月或至旬時始加決斫耳王制王三宥然後制刑正是此意服念二字宜重看

照傳蔽作斫字解愚細詳字義蔽遮蓋也凡人所犯情有重輕罪有大小罪但遠蓋其情無參差無出入是為中法耳故特下不蔽二字未識是否敬問高明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斲爨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

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

陳時臬司將此臬示之有司陳時臬事將此臬施
之行事所謂聽之棘木之下者

此節註極明意極婉曲盡仁人慎罰之意矣但義
刑義殺訓宜于時則殷彝古法不宜于時胡亦用
之為斲乎且古法與宜于時者將孰從而取中乎
愚謂殷彝常法也即義也王恐康叔不知以義用
殷彝而移情以就已故曉之曰汝視所陳之臬論
決要囚之事罰蔽殷彝則其刑其殺在義不在我
用其義刑刑之可也勿庸以刑次汝封而刑之也

用其義殺之可也勿庸以殺次汝封而殺之地
以次汝封則汝刑之也汝殺之也非義刑義殺矣
故雖刑殺已盡遜于義曰時敘汝此心但惟曰未
有遜事常慝未是之心則不敢為非義之刑殺是
所謂善用罰者鄙見如斯未識是否敢向高明
或曰觀下文速由茲義率殺句分明義是宜于時
者與殷彝不同曰若然則殷彝非義也其何以稱
彝蓋義者宜也此義字是箇活字凡用刑殺時一
視此義為之是謂善用殷彝耳非謂又有宜于時
者之法特別于殷彝也清細思自得之

前云厥邦厥民惟時敘是民得其理此云時敘是刑得其理要之刑得其理則民自各得其理矣惟曰未有遜事此心上不自滿足自家嘗謂未然耳非對人之語也

已汝惟小子未其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呂刑云折獄惟良此心不良未有不深干法者武王恐康叔往衛或失其良心也故提醒言之曰未其有若汝封之心要其常存此心以行罰曰朕心朕德惟乃知要其常思我心以行罰心即不忍人之心德即好生之德奉斯心以加彼則所謂若保

赤子也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干貨啓不畏死罔弗熟

宜味自得二字罪非自取人誰得而加之此一節只著元惡大慙之當罪

王曰封元惡大慙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干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干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干弟惟予茲不干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乃其速由文王作罰茲無赦

聖人治天下以倫教為首務蓋教化本原所在不
可忽也元惡大憝雖不待教而誅然此但得罪于
法制耳不孝不友的得罪于倫教若何其可輕宥
得故曰天惟與我民彝大抵亂乃其速由文王作
罪云云

矧惟不孝不友下父子兄弟宜平說所謂子不子
父不父弟不弟兄不兄者也相殘相賊一至于此
而可漏網干政人年我政人三字宜重讀政人以
彝教為首務民彝之氓亂政人執其咎故速由文
王作罰以刑之文王所重惟此事故云文王作罰

其實卽殷彝也

有曰孝不孝不友而兼及父兄者以子之不孝致
父之不慈以弟之不恭致兄之不友以甚子弟之
罪亦有理

不率大憂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
乃別播敷造民大謗弗念弗庸瘵厥君時乃引惡惟
朕憇已沙乃其速由茲義率殺

首句喚起下文民彝之氓亂可惡而所由以引壞
其民彝者尤可痛惡須重看別播敷等句引惡二
字是罪案

帝王治天下首重明倫不率而至干氓滅罪在不
赦故云大戛

虞書曰敬敷五教自古來未有外此為敷者別播
敷以干民譽弗念上指弗庸上命反病厥君豈非
長惡之臣乎長民之惡厥罪甚干民之身為惡者
故速由茲義率殺

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
大放王命乃非德用又

此節未便即指康叔蓋自外庶子訓人等引惡論
來若曰此則群臣之罪也然風教之本實在干上

亦惟君惟長不能齊其家訓其臣惟肆威虐大族
王命故至此耳乃欲以非德用又可乎此大槩之
論罪坐君長以儆勸康叔語然後緊打在康叔身
上去曰汝亦罔不克敬典云云細玩此節亦惟字
面併下節汝亦罔不字面自見得若曰此條即指
康叔則康叔未嘗往衛也即此罪之母乃大急乎
敬訂正以質高明
身先孝友自能厥家人身先忠義自能厥小臣外
正已則不能而能厥家人小臣外正乎宜深味不
能二字

大凡不能身教的人專肆威虐以臨下放棄王命而不守乃非德用又緊承此二句說以見徒罰之必不能也

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由裕民三字下得極好凡民之罹于惡非民之性惡也勸導之不先而誣養之無素也自古君相講求首先教化而得從容于陶鑄之中不亟為操切之術惟是盡所由以裕民一事

先刑罰則迫急先教化則寬裕然必從裕乃身始

凡國家常法皆從統之詳審中出故稱敬典觀下文勿替敬典自見得此句重在克字上非不能敬守國之常法也敬忌二字不宜太分敬者自忌之乃為敬非有所不忍又有所不敢也且汝亦罔不克云云語意一串統要康叔師文王之敬忌以裕民耳蔡傳此段似未得語意敬體本旨為解以質高明

此緊承非德用又來若曰又不可廢罰也而未有可外德者自古先哲王倦之愛民而兢之講畫所立常法是為敬典乃所由以裕民使從容于禮教

之中自然不干刑法者汝亦罔不克此敬典乃
由可裕其民者 典皆從此心之敬忌出惟
我文王之敬忌常存而常不肆真乃可以裕民者
汝但惟其敬忌是由而常曰此不可及也我惟有
及而後已則乃克敬典乃克裕民而予一人所望
于汝之康又者此可以克慍矣汝小子封其敬勗
之哉
不敬侮鰥寡乃文王敬忌之實惟文王之敬忌乃
裕民亦惟若保赤子之心而已矣
惟敬忌德裕乃身乃可以裕民

論到刑罰處宜用速以弼教故一則曰速由文王
作罰刑茲無赦一則曰速由茲義率殺論到教化
處宜用裕以康民故一則曰惟文王之敬忌乃裕
民一則曰裕乃以民寧

王曰封奭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
又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此節三迪字重着凡民在所迪之用康又民是政
所由迪之于吉康者然曰其惟殷先哲王德則所
重從可知矣
奭惟民奭惟天二奭惟字恐不作明思解威命靈

爽惟天與民耳宜作靈爽之爽解若曰靈爽惟民
向背去就不可忽也要在迪之以吉康耳此正照
上敬忌者爽惟天倣此酒誥云迪畏天顯小民是
一証敢問高明

曰罰蔽殷彞曰速由文王作罰曰惟文王敬忌曰
惟殷先哲王德其罰德其一也蓋互舉之矣

迪民吉康是王者事迪之不適尚不可已况無不
適而可無迪乎罔政在厥邦可謂君乎武王之痛
自刻責蓋惕康叔之知倣也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

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詞殛我我其
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
緊承上節說來惟殷先哲王德用康又民是王者
事亦諸侯之事不迪則罔政在厥邦可監也故所
告汝者在罰之行而所以告汝者惟德之說何者
惟罰之行乃可以躬教而非德之說非所以裕民
也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之雖屢而未同古先
哲王之治政人謂何靈爽惟天罰殛其必我加矣
而敢或怨乎蓋惟民之罪皆由于我不在大也不
在多也况今大且多皆我之罪尚可顯聞于天乎

此我與汝宜共監而德罰之用不可不知所先後也

味德之說于罰之行句肅然威刑之慘烈皆盎然德意之流行也天地之大德曰生于慘殺中益見孰諸明德慎罰可分為二事乎

不靜卽是不康處要戾厥心同于古全在德教之啓迪此迪字正照上三迪字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彞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珍

此正照敬忌裕民說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彞一氣下但蔽時忱丕則敏德則德裕乃身而寧民不外是矣故說不汝瑕珍用康乃心三句正丕則敏德之實下手處

古人之德由敏而成法古為治者稍急緩優游使不濟事故丕則敏德下緊接一用字用是康乃心必不動于非幾用是顧乃德必不誣于難及用是遠乃猷必不妄于近小敏德在我出身加民無非是物矣民有不趨于吉康者乎故曰裕乃以民寧此正應若德裕乃身乃由裕民語

不汝瑕不汝怨也應無作怨句殄字又埋伏下文
殄享一殄字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干常汝念哉無我殄
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又又民

極天命之靡常而歸到用康又民蓋康民即所以
疑命也

后王若公專以又民高乃聽上着明乃服命句極
着緊

王若曰往哉封句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敬典說見亦勿替全在敬忌上曰勿替敬典又曰

聽朕告汝者敬典是篇堤堤網不可不留神而所
告之詳悉亦不可不詳審也通篇總說康又民故
以殷民世享句結局

總論

通篇克明德慎罰是大綱而喫緊在不教侮鰥寡

一句上不教侮三字就是後邊敬忌二字一則曰
小人難保一則曰若保赤子皆應此不敢侮鰥寡
一句所謂明德者明此而已所謂慎罰者慎此而
已蓋慎罰正所以明德也玩篇內諸德字自見得
酒誥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高受醜酒天下化之而妹邦為甚康叔往治其地
武王特用甲誥令其儆戒臣民亦作新民之一端
也明大命于妹邦是提綱語下文其大命也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罔庶邦庶士越少正
御辜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
威我民用大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邦邦用喪
亦罔非酒惟辜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
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
厥心臧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武王誥康叔先從文王說起見文王當時已知酒
之流禍特拳拳為誥矣

厥誥罔庶邦庶士至亦罔非酒惟辜是一誥之教
小子至德將無醉又一誥惟曰我民迪小子至小
子惟一又一誥然此節則自其意言之故首用惟
曰二字耳

乃穆考文王二節

庶邦庶士少正御事皆西土之人觀越小大邦句
可見

誥曰朝夕其意可謂拳拳矣曰祀茲酒則知此外

昏不宜酒也縱而至于大亂喪德至小大邦用喪
獨何哉一則曰亦罔非酒惟行一則曰亦罔非酒
惟辜見非此酒則無此德行無此罪過也禍必有
胎可無自省過乎哉

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此推萬物本乎天人本
乎祖故特祀以報本不可無酒以達馨香耳訓詁
者解曰天始今民作酒誤矣敬正高明

文王誥教小子節

小子血氣未定或縱酒者多故特誥以無彝酒及
庶國則誥以飲惟祀然必以德將之無至于醉也

誥教小子中又及庶國是二段傳曰無常於酒其
飲惟干祭祀之時云云相連解失本旨矣敬訂以
質高明

德將無醉句極重將持也持得此心定方可不至
于沉酒

惟曰我民迪小子節

惟曰二字武王推文王誥民之意言之語意雖一
串然我民迪小子惟土物變厥心臆則教父兄之
所以立訓聰聰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則教子弟之所以承訓經文昭然明著蔡傳我民

亦嘗訓導其子孫此亦嘗二字吾不知其何謂教
向高明

此節意若曰文王誥於庶邦及誥教小子越庶國
語亦拳々矣乃其意則慮小子之易縱為甚惟曰
我民凡迪小子惟教他知愛土物蓋土物所以養
人之生比他嗜好不同少而愛焉長而習焉不見
異物而遷焉厥心自無他好通在力穡孝養上無
不臧矣厥子孫干祖考此等彝訓不可聽之藐々
須加聰聽以領其意德無小大視之如一毋謂嗜
飲之小無傷于大德而縱縱逸于其間也大凡沉

酒縱酒的人通起干不惜家產若能愛惜土物自
然不到沉酒去處此是禁酒第一着工夫在我民
小子為心切故文王特以此意誥示其長上使子
孫知所謹守也小大德不必深看若曰小事大事
云爾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率
車牛遠服費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
酒

勤是人生第一事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則必不務
生理而為沉酒之徒矣故武王訓誥妹土首揭嗣

爾股肱一語嗣續也嗣續云者即俗語手勤脚勤
不少休歇也純專一之謂專一在藝黍稷奔走事
厥考厥長併率車牛遠服費用孝養厥父母通本
嗣股肱來作服田服費二項看亦可作服田之暇
去服費亦可厥父母慶其衣食之豐饒也自洗
腆致用酒一則致承懽之情一則盡養老之禮此
酒之不可已者用此禁正所以禁其餘也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者
惟若爾乃飲食解飽不惟曰尔克永觀省作稽中德
尔尚克羞饋祀尔乃自介用逸兹乃允惟王正事之

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君欲如其是其養老而臣奉其礼以稱君之願曰惟
君解飽二字要認得好即詩既解以酒既飽以德
也

惟中德可以事神觀省作稽云者無念無事而不
求懈干其中也

臣人各有職業何暇為飲然羞者以承君養老之
意羞饋祀以盡所以交神明之義亦皆臣職之所
當奉者行養老禮而導飲酬酢行祭禮畢而飲福
享尸斯時亦何嫌干用酒哉故一則曰爾乃飲食

醉飽一則曰爾乃自介用逸且修此典禮則于職
無曠乃允惟王正事之臣盡此職事則所養可知
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矣正事正其永不
忘王家處是元德也元德正與惟君中德語相應
茲諾禁酒乃閑飲酒之門者三一曰父母慶一曰
羞者一曰羞饋祀斯真人情哉本人情以為節斯
聖王之所為善禁也

王曰封我西土桀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
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此翻前案說周之所以興在於酒之教重者克用

文王教句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
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桀
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某敬崇飲越在外服侯甸
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
姓里居罔敢酒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
顯越尹人祗辟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
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
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
逸厥心疾恨不克畏死辜在高邑越殷國滅無懼弗

書經卷之八

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度群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周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此下四節推殷之所以興所以亡皆係于酒之故不恣足為今日之監戒也迪惠天顯小民向最重此以下通着我聞字面見此歷六耳目所睹記為世之勸監照然也其儆戒極切

王曰封我聞惟曰二節天人之際可畏哉不知可畏未有能實行其事者在昔殷先王真知天顯之難謀小民之難保實迪

其可畏之事制事制心經其德而不變克知宅俊秉其哲而不惑蓋惟恐不德不哲上無以祗承乎天顯下無以祗協于小民也湯若是啟并故後世咸效之自成湯至于帝乙皆持此迪畏之心皆以此成就王德敬畏輔相御事諸臣亦皆體此心厥棊有恭即少自暇逸焉亦有所不敢也矧其敢曰崇飲哉不獨此也越在外服越在內服諸臣亦罔敢自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焉何者體若人迪畏之心惟助成王德之顯又體御事者棊恭之念越助尹人之祗辟也若是而天顯小民其孰能外

之乎此殷之所以興而世世享之也
畏在心迪在事實行敬畏之心曰迪畏經德秉哲
是也經秉二字着力經其德而不變先立敬天勤
民之本秉其哲而不惑必求敬天勤民之人是實
實能迪其所畏者觀成湯之聖敬日躋旁招俊又
自見得
自成湯至于帝乙皆能迪畏經德秉哲故曰咸
君德不立不足為天下王成王者成其王天下之
德也
取其可敬者而不取其可悅者是為畏相畏相乃

所以成王非二事

厥秉句重有恭二字以君之迪畏為己心為己事

曰有恭

不敢自暇自逸二句緊承厥秉有恭說

百姓是賜姓者里居是歸田者通是內臣

上從成王畏相說到厥秉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

曰其敢崇飲此從周敬酒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

說到惟助成王德顯越予人祗辟是顛倒文法總

之則仰體迪畏之心交修迪畏之事也宜玩諸不

敢字面

我聞亦惟曰節

重看酬身二字殷先哲王畏的是天與民實去
做敬天勤民的事紂所知的只是箇身所為的只
縱酒以酬其身不修其德厥命罔顯于民九所以
取怨者則為之祗保越怨不易且肆然無忌作奇
枝淫巧以悅婦人酒池肉林使男女裸而相逐誕
惟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斯時民盡痛傷悼
國之將亡他惟知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
疾狠死也不怕辜在高邑國滅也不憂弗惟德馨
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併庶群自酒腥聞在上

故天降喪而罔愛于殷總惟他一箇逸字逸正與
迪畏相反如何能承得天命免得喪亡故又申說
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照文王不敢侮鰥寡庸々祗々威々顯民看此厥
命罔顯于民是本無迪畏之心來

越及也本是及民之怨的却守以為憲典而不易
這是祗保越怨不易

惟荒腆于酒惟字重看着益甚焉曰荒腆
自酬身說到用燕喪威儀通是縱逸之事人不堪
其憂紂不改其樂是不惟自息乃逸後惟逸二字

正照此逸字說

自息二字說得極好君縱無不可肆之樂而挾魚
可以阻遏之勢要惟自知省改自知休息耳不惟
自息其誰得而息之雖然至于降喪則又息之之
晚也

人到醉時便不怕生死况加之疾狠乎

祀茲酒本以達惟德之馨也今謂祭無益而惟自
縱酒致怨于民且庶群化之皆自以酒腥膻于上
腥膻與馨香之聞如何天之降喪其自取也故曰
惟逸惟民自速辜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
尚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夫監撫于時
大監六字即 二監字監其失便自知戒不必另
作戒字看

撫于時撫字重看撫我則后虐我則讐殷墜厥命
通從縱虐不撫來我大以為監須從敬撫上去究
竟只迪畏而已

予惟曰汝劾恐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
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
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

此節重劾惡剛制四字用力以嚴禁曰劾惡強力
以自持曰剛制劾惡必從厥獻臣者庶群自酒不
可不先為禁也厥獻臣侯服于周故與侯甸男衛
並叙由外臣說到所友說到所事又說到若疇直
說到康叔身上要其先剛制以為則君不剛制而
能劾惡其下者未之有也重看四矧字
厥或詰曰群飲汝勿侯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
惟厥之迪諸臣惟工乃酒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
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弗鬪乃事
時同于殺

時解厥或詰節曰禁民之不率教者解又惟殷之
迪二節曰禁長之不率教者似亦然矣愚惜其未
究字義失經文之大旨也群飲上不曰厥或詰乎
詰者詰戒其下之辭就上文看上所劾惡其臣者
蓋亦嚴矣其臣宜從上命詰戒其民矣顧不從工
命而或為詰曰群飲亦可是逆命之臣也可容于
世乎故曰汝勿侯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若殷
之諸臣惟工向為紂所導迪一時不能改洗乃酒
于酒則與顯然逆命者大不同矣故曰勿庸殺之
姑惟教之然謂是酒終不可廢有斯用之以明享

非用之以自逸也。免承觀省作稽中德教命。照然
乃不用我教辭則我一人所命于汝者若何。汝所
宜言。蠲以承事者若何。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
則惟德馨香祀必弗登。聞于天而腥膻則有之矣。
此亦不可省。故曰時同于殺細玩本文明享弗
蠲字面其大義自明。蓋此三節通是責其臣之率
教。故上文詳為劫恐下文總結曰勿辨乃司民酒
于酒。惜訓詁者不細體厥或誥三字及明享弗蠲
字面又不照下文劫恐勿辨等語釋厥或誥曰
人或來告我釋有斯明享曰不忘教辭不酒于酒

我則明享之甚矣。經文之本旨敢妄訂以質高明
厥或誥是殷獻臣侯甸男衛諸臣私相誥說以令
其民。故下文箇誥字此等臣王恐康叔難盡法而易
縱故曰汝勿佚盡執狗以歸于周予其殺立法不
得不嚴。蓋如此然殷之諸臣群飲者必多但其自
飲與或誥者不同。如盡執狗之則刻矣。故特用說
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酒于酒勿庸殺之。姑惟
教之然念斯酒用之養老饋祀終不可廢。故又用
說有斯明享亦禮之至大者。惟承免觀省作稽中
德免承祀事乃可自介用逸如不用我教詞將我

一人不放在心上弗蠲乃事則弗薦馨香終歸沉
酒時亦同于可殺之科耳然曰同于殺即今律準
某罪論一般與予其殺亦稍別此三節用歎極明
擬罪極當皆所謂辯乃司以禁民者
詰與告別觀無逸篇厥或告之句但用告字不用
詰字則厥或詰曰四字必不應作厥或告之解
詩曰言蠲為饌是用孝享蓋明享必先于言蠲也
此一証

王曰封汝典聽朕恣勿辯乃司民酒于酒
首用詰恣字中用劾恣字此云典聽朕恣蓋通篇

皆該于恣之一字也勿辯乃司二句重責臣而所
為辯者在君意深遠矣

總論

此篇專為妹邦之化于酒播告以為禁首舉文王
所以詰西土者言酒為奉祀而作人用是以喪德
喪邦小子宜德將無醉以全此心之職次詰妹土
特用飲酒之門者三而餘嚴其禁因舉周之所以
興在不腆于酒又舉殷之所以興所以亡在不敬
崇飲與荒酒于酒由是命康叔劾恣諸臣又令剛
制于酒由是嚴群飲之禁而致申恣之詞其行文

極有次第立意只在廸畏二字上

東坡詩集卷之八
廸畏二字上
極有次第立意
只在廸畏二字上
東坡詩集卷之八
廸畏二字上
極有次第立意
只在廸畏二字上



